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六

石雲居文集十五卷 陳名夏 撰

一

敬脩堂釣業一卷 查繼佐 撰

一七五

東山遺集二卷 查繼佐 撰

一八七

曹司馬集六卷 曹 煉 撰

二四三

青箱堂詩集三十三卷青箱堂文集十二卷附續刻一卷年譜一卷

(青箱堂詩集三十三卷青箱堂文集卷一至卷二) 王崇簡 撰

三〇一

陳百史文序

余未弱館學爲古文辭好空同弇州之集
朱黃成誦能闇記其行墨每有撰述刻意
模倣以爲古文之道如是而已長而從嘉
定諸君子游皆及見震川先生之門人傳
習其風流遺書久之齷然大悔屏去所讀
之書盡焚其所爲詩文壹意從事于古學
序

衰遲晚力不從心世故荏苒酬應牽率
每一搦管愧汗涔淫與墨瀋相漬流傳人
間浪得讀歎輒慚恧累日門生故人收四
十以後未焚之藁刻成一百卷會有國難
棄置牆壁不復省視甲申三月以後誓斷
筆硯士友過從絕口不及文事非敢享其
敝帚故自矜重誠以少而失學老多遺忘

墻高於基名浮其實庶幾晚年刊落重自
懺悔不知後世有和凝鏤版之謗也今年
入燕平陵陳百史先生以詩文見示讀其
自序推許遵嚴荆川震川諸家而深以俗
學爲詬病于吾心有戚戚焉已而卒業其
書知其好學深思自出手眼矜慎持擇卓
然有志于古學者也辱不余鄙折節下問
且屬爲其序余滋媿焉然而不能無一言
以復也泰昌記元之歲與秦人文太青齊
人王季木譚文左掖門下各持所見斷斷
不相下余曰子亦知道家結胎之說乎古
鑄精氣結轍發爲詩文譬之道家聖胎已
就飛昇出神無所不可今人認俗學爲古

學安身立命于其中凡胎俗骨一成不可

變望其輕身霞舉其將能乎太清喟然曰

善哉雖然吾不能舍所學而從子矣讀百

史之文追憶三十年之緒言輒書以復于

百史并以爲讀百史之文者告焉百史之

學已成其文可以傳矣吾所謂就聖胎者

信矣自時厥復願一努力自任以汲古去

俗爲能事余老且賤不敢如先正所云以

斯文付子庶幾正告海內曰當今不得不

以此事推百史余自此益絕意翰墨不復

以隻字落人世豈不快哉

順治三年二月

城南之桂王館

自序

遵巖王公爲荆川唐公序其古文辭至比

之季子予游氏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荆

川則抑抑然不欲以文示人且云刻文爲

士人無廉耻之一節痛哉斯言進乎道矣

予素好遵巖諸家能按古作者之旨歸乎

六經顧好之者少後遂剽奪支離而不可

序

訓其能與荆川相上下鹿門震川耳震川

序項思堯集云一二妄庸子妄詆歐曾蓋

指弇州輩而言也弇州最輕震川晚年獨

推服爲近代名手摹震川小像自作贊詞

有云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起異趨久而

始傷予旣服震川不惑于時俗所爲古文

又服弇州公能服震川也服震川則又可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一

序

錢玄溪文集序

送呂霖生任崑山博士序

送施玄度治兵江上序

送謝中丞招撫廣西序 賀定平馬先生序

送郝崑岳大中丞序 贈僉憲涂公序

賀熊雪堂任吏部右侍郎序

刻告祠關侯祠序 青雷集序

方直之詩序

石雲居

卷一

送謝宿雲都督還山陰序

彭疇五文序

高太常從祀序

送謝宿雲都督還山陰序

胡秋卿制義序

沈無封制義序

金豈凡先生息齋集序 汪兩若虎丘近義序

黃鉉士制義序

顧晉昭制義序

王元倬制義序

祝尊光集序

王楚蒙詩序

以無間于遵巖荆川矣古人學問真不可及如此予著古文辭凡十餘卷甲申之變流落館中無一存者乙酉居長安偶得序記若干篇輒付梓人予非不知蹈荆川所謂無耻之足戒然亦不敢逆天下知弇州不知震川也有能爲遵巖荆川鹿門震川之文者必能起而教我矣于是乎書

序

順治三年三月陳名夏書於五雲堂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

劉阮仙詩序

甲戌文明序

單質生詩序

凌二吉制義序

李舜良制義序

程仲孚搜原集序

胡進也制義序

余大微中台制義序

王穆如制義序

送周子靜序

黃宣瞻詩序

史扶九制義序

金豈凡先生集序

彭于民制義序

賀成青璫家宰序

石雲居文集卷之一

芝山陳名夏著

序

錢玄溪文集序

予讀漢書至梅子真上書譏王氏擅權干政一不用乃輩妻子變姓名隱于吳門市未嘗不感慨歎想像其衣冠笑語以爲海上安期羨門之流及予登里中芝山父老傳聞爲子真隱居之地竊怪而異之以爲予里有上世仙人之跡後之人可以興起矣及予讀邑志又盛稱九龍盤白諸勝黃鵠真人養禽種藥

石雲居

卷一

一旦乘絳雲而去益可怪也豈傳者之誕耶抑上世多隱君子如子真有托而逃耶抑後之人思其人而不得遂傳以爲仙去耶錢公玄溪葉時名慕高隱著述文章以自娛老又喜周旋世外之士平時公卿罕得見其面年至八十而有嬰兒之色然公固書生又未嘗言飛昇黃白之術其得仙與不得仙未可知也而今之人聞其風而悅之登青山之巔望天井白雲之舍安知不疑公爲神仙也哉予將與公徘徊石門洮湖之間觀子真之舊跡吊黃鵠之高風至于伍大夫投金報恩之處爲一大招招諸諸人而告之曰

今國家政由上出長令畫一彼挾持七首叱詫刺仇如取諸寄苟能爲國家驅銅馬赤眉而刃之格之古烈士何多讓乎公必且有勃然于中談劍色動者乎是以知公非一行之士也然則世所傳爲仙去者皆誣也其卽公類與予讀公古文詩賦而爲之序如此

送呂霖生仕崑山博士序

丁丑呂子霖生旣不得志乃就吏部謁選得崑山學博士秩比歸友人陳名夏送之爲言曰吾子亦知博士之責之重乎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此飲于泮宮而稱頌之詞也我國

石雲居

卷一

二

石雲居

卷一

送施玄度治兵江上序

家右文崇儒俾天下士執經問道于聖人之廟寢邑擇一人以爲之師朝夕振鐸以警其惰每朔望盥沐既畢潔衣冠率諸士拜先師洎諸賢者如師弟子問起居禮諸弟子亦皆以博士爲師平立長跪不敢傲睨言視有慄者能抗于法如童子受外傳時甚則能以文移懲父之故悚然懼豈非威儀所自出乎師道之不立久矣然僅見諸博士諸弟子之間可不重哉况夫學聖人之道官于堂室馮于俎豆豈不以興文章倡仁義使民之則之復見師道之盛哉故博士位雖卑比于小臣苟能淑人于道雖高位通顯或以此

謂霖生抑無意于此乎霖生少慷慨尚名節讀古忠孝之篇發爲文章思意橫厲視掇一第甚易及屢困憊然去爲博士師霖生固著稱賢豪間今一旦有志于聖人之學務抑抑其容謙謙其詞告予曰吾將于六籍之書程朱諸儒問答者而從事焉若此者其可量乎哉退之爲博士多稱韓門弟子陽城爲司業多直言敢諫之士胡安定爲教授文正頒其式于諸州邑弟子多至大官皆有法度以成其名師道之重如此霖生豈肯讓而不爲使民則威儀者昔在民而今不在士哉

石雲居

不一發憤任天下事乎此玄度所以應張公之檄而起也玄度事親孝事兄敬又嘗率二子從有道之士

鏗陶仁義講貫德業居恒凜凜向敵今將有將帥任

矣江關萬里姦宄竊發軍實頽敗人無戰心惡之則如羈馬緩之則如靡羊玄度將易幟變壘以勵其進

耶抑堅中室瑕以固其志耶吾聞之善將者在善養士之怒氣使之百戰而不挫一有百戰不挫之氣而後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均其甘苦時其糗糧則士可怒教其作止習其耳目則士可怒慷慨誓師憤不與賊俱生則士可怒惜乎士有可怒者以應將帥而

石雲居

卷一

四

將帥不能用其怒且至于反爲敵用而莫可誰何但竊嘆天下事果不易爲可慨也吾聞之蘭相如叱秦伯于殿上曹沫執桓公于盟壇彼一時節俠之流猶足以成功名而昭垂史冊况玄度學聖賢之道發中正之怒此良平之所不得而爭智貳育之所不得而爭勇慶忌之所不得而爭捷者也豈非氣有以勝之耶予爲玄度歌六月之詩曰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後章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今大中丞承天子命治兵于江請玄度自取將有以敵王所愾非私辟召也至于功成喜燕有玄度孝友其人則詩之

所榮也若玄度豈不足以交驩中丞哉以天子之命畀孝友之人予知其必有成功云

送謝中丞招撫廣西序

今上之二年旣定江南改爲省選道府鎮撫之湖廣江西浙江皆隸版圖其聞命稍稍後不欲勤以兵命諸臣招撫慕化者中府都督僉事謝公請廣西制曰

汝誥乃命吏兵部臣議加文武職兵部加左都督吏部加都察院副都御史以行陳子旣壯公行不畏險阻能爲國家建非常之功又以公久與處真有道君子于其行也安得嘿嘿不以言乎予嘗過公所府

石雲居

卷一

五

第厨傳荒落矣其隸府籍者灌餘地爲畦蒿菜雜植而公坐卧其中感物微吟又喜臨池效古人盤脫澑漓之致客至設枰按壘勝敗不以動其心予習公儒者也旣而稍叩公所以歷勲階貴顯矣或喜與時浮沉無所短長以自效乎然公數佩上將印屯列要害諸所遞殺捍禦功次鑿鑿可睹記然公旣恬讓不假黃金交驩貴人輒不得俟而公數向予摹畫九邊之虛實諸督撫之成敗與夫機宜之呼吸變詭未嘗不顧躍馬橫戈備緩急之用予聞而爲之色動乃知公真可大用者顧念公老矣雖然以予觀之故將軍孰

如公豐鑠哉公適得廣西命又爲予言因牽連入塞府陽朔猺獞雜處大征多不能服前朝韓襄毅王文成僅能勝之官茲土者無事則懼上官梗義變革之後倚鬼子諸砦負固莫可誰何彼實未知天威指戈所向莫敵而又未有人諭父老所以不加兵之意若者非怙終後至也予聞公言乃知公撫必有成矢予又竊按古大將敦詩書悅禮義漢晉以來或雅歌投壺或輕裘緩帶或好讀左氏春秋或攜圖書數篋皆表表爲後所稱述藉弟當公豈在諸公下哉

賀宛平馬先生序

石雲居卷一
國家初定鼎燕都人材幅輶馬我田先生武功焜耀特貳冢宰先生視國事如家視同官如左右手上察其通敏慎勤勞而有成錫腴地若干頃遶其祖兆域而環爲址禁樵採護松櫟俾世世毋有奪先生向闕下舞蹈以祝如天之福詩曰豈弟君子胡不萬年今之錫地而先生喜者豈非萬年之事乎夏竊謂先生可以使天下服又可以使天下愧先生世爲都亭豪有力之家姻黨游從轂錯而趾接也其不能不銓請于銓選之門亦人情則然夏從先生署紙押名見其所以告冢宰者未嘗私一人而亦無一人求先

生之私之此尤難者昔有今日故人明日按部而不敢私者猶曰劫以法也昔有求使相不與而卒陰以成之者猶曰權于才也若先生不私一人而人亦不求私于先生豈不難哉故曰可以使天下服夏因先生而竊竊然有感矣或有握手撫心之歎而變爲含沙下石之計或有忤曰縞帶之好而漸至于鉤黨羅織之毒蓋勢相均則軋名相等則謗東帶而爲同氣友唇而爲寇仇不可勝道而先生視予及靈堂子也豈有異于詩人之所謂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者乎不惟是也凡小宰而下豈有異于詩人之所謂勿金玉石雲居卷一爾音而有遐心者乎故曰可以使天下愧先生功日益高服者益衆愧者日變國家必有異數之賞矢諸雅歌傳諸金石而予叨從文學侍從之班又不自量而好爲古文必不能已于贈言今且以錫地爲之務廷議難其代屈指崑岳郝公吏部列狀以聞制曰

端云

送郝崑岳大中丞序

京師肘腋宿勁兵處恒陽滹沱之間一都會也先是中丞建幕府于保定隸六府非素具文武材有丰禾鈞請于銓選之門亦人情則然夏從先生署紙押名見其所以告冢宰者未嘗私一人而亦無一人求先

可而公哀然以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行凡屬公所轄郡邑官于朝者欣欣加額執爵獻脩脯願交歡公而予係公同門之雅效古人贈言之義則出祖道左而告之曰公知

天子所以倚毗公與夫諸縉紳大夫所以願執鞭之意乎予竊計今日之爲保定撫也有三難矣其一在民喜爲賊而不喜爲民初則豪者誓衆守土以恣武斷已而官吏構禍爭探赤白丸而起而貧無立錐與遊手持棓之人爭出其部署之下以緩須臾必移兵則傷衆姑息則養寇而惟恐卒有意外之事此治寇難

石雲居

卷一

八

也其一在去賊而爲兵而又復借兵以爲賊方其馳馬郊外刦奪貨財固渠魁也及有司踪跡其事則皆帳前健兒操刀挾簮叱詫云捕賊如一槩繩以法使肱匯斬關之雄無所托足爲憂方大反此而縱養以朝廷之餉小民之膏臛之日飼虎狼而不知何所藉此治兵難也至于諸郡邑長吏倪倪伈伈無所短長若擣健吏黠悍干文網不顧彈射以私其橐皆民之蠹而盜之招耳此其人必能善事上官反黑爲白以故貪汙暴橫之穀靡由而至于中丞之前而治化不進民日以偷賢不肖混處淄澑此治吏難也雖然于

公何難哉公嘗爲諫官爲京兆所彈劾按治不避權貴又爲刑部侍郎多所平反一時民自以爲不冤以不避權貴者出而司紀綱以多所平反者出而解枉抑而三難者之不爲三易也有之乎善夫詩美仲山甫之德也曰柔亦不吐剛亦不茹公剛以持己柔以愛物將見釋萑苻而執田野之器日以多而且歌曰公實芟蕘而輿咻之又見赫幹之夫勤齊步伐廣輔德心爲公執殳而捍災除患且歌曰公實飽騰而腹心之至于抱牘署考而進者知公稟關西之知我而又怡怡如家人父子靡所督切則皆易心濯慮而群石雲居

卷一

九

如折之警籟之宣也又歌曰公實教誨而輔翼之若是而公名溢三河間何讓仲山甫哉予將以公三易者告諸君子撫視方國且慶

朝廷用公之明與交歡公者非私也

贈僉憲余公序

賢者之遇合顯榮于世也由于道不由人由于人者渝揚之汲引之而受者躍喜不能自制其或渝揚汲引所不能及則必怨誹懃恨獨處嗚嗚遇人狺狺不識其來何自其苦何端若而人者未嘗有北山北門之勞謫而反同于計無復之倒行逆施之流也豈

不重可笑與若夫揄揚汲引所不及未嘗怒形于言以爲彼或薄乎我也一旦躋榮仕未嘗賓賓然以爲彼有德于我蓋自信其道如是遇合顯榮不足以間其所守耳今見于僉憲余先生矣先生令于吳幾年

禁辟而豪者不獲逞志于煢煢之子至今誦其德不禁而形爲歌咏之詞人而爲侍御主計事則正色侃

諭行革折服考核繡衣行郡縣者必署其丰裁舉動無愧與否而不敢予以私今國家初定加意中丞之選皆心屬先生爲無愧其任矣會予以南人司小宰未敢公言于冢宰之前大理丞高谷虛予生平所

懷如予而不敢言者必以予砌戒然又欲天下聞先生之風而有以自安于揄揚推引之勿及則知賢者之遇合顯榮果由乎道不由乎人也

賀熊雪堂任吏部右侍郎序

予友雪堂子爲吏部郎會冢宰知其才聞于上

一月陞通政右使旋擢吏部右侍郎制下之日凡有穀聞相及者則皆躍然以喜其或有不能下雪堂者亦色沮氣索而不能張一辭彼素不能下者母具論以予觀夫躍然以喜者不過喜雪堂子能厲穀談事于公卿之前慷慨舉動無所顧瞻低徊于人情反

覆之間又曾見雪堂子胸懷坦坦不設城府水火之形達方來就官者俾各有彈冠而奉朝請之慶耳然則躍然以喜者將謂雪堂子帶劍具櫛口頌手批一高材生雄特自命者哉予竊從雪堂子游最久知雪堂子最深其才可見其志不可見以可見者應紛糾盤錯而有餘以不可見者從事于微言大義而侃然願得聖人而爲之師願得古人而爲之友非朝夕之事也人見其厲穀而談而予謂雪堂子終日默而解帝之弢者也人見其慷慨奮袂而能任事而予謂雪堂子如紀濬于養雞而去其虛矯疾鬪之氣者也入

見雪堂子曲當人情各厭所欲而予謂雪堂子樹人

百年過于樹木舉世怨誹而不加懼卽舉世依歸而

不加喜者也然則人之躍然喜者何足以盡之而予

豈不有獨見其不可見者乎雪堂子守一疲且數饑

之肥水與百萬之賊騎爭一旦之命事勢岌岌乎不

可支雪堂子手一編而朗誦讀于抱鼓煙火之衝

而賊亦稍稍解去矣至趨走公府之役日燥泥淖之

苦與夫簿書鞅掌夙猾鈎棘窺伺短長莫不束手坐

困雪堂子手一編如故入而上計進而銓衡雪堂子

手一編如故甲申之變同朝受辱各家所蓄皆以星

石雲居卷一
十二

散火焚而雪堂子煢煢守其四壁獨百計購書以共

晨夕鷄鳴燈火書巖時徹戶外皆服其有書生百倍

之勤嗟乎此雪堂子之所以不可見而爲可見者也

予數欲問昔時父老子弟環對橋門考課辟雍武夫

世胄裒然受經尚未可得卽一二號爲通敏沉博之

才未免以爲得全當世實有天幸又有覬覦

朝廷

未盡也

刻告祠關侯祠序

塞國王子能繕完孤城當賊數十萬環攻無玼辟蟻

子之援卒挫若鋒不獲逞志先定僨賊必乘間蹈籍

乃飭麾關侯祠宇屬書院俾羣士出入仰觀慷慨勇

氣雷動酒誠堂階聞者莫不泣下誓死矣嗚呼士以

義怒何敵不摧王子一處事侯若致其靈爽如此真

雄矣哉然予尤善王子以春秋討賊之義耑爲侯許

也方侯詘勢下邳崎嶇不測之危已乃跳身歸漢大

節若且至今兒童父老憚憚望如天人豈徒以萬人

石雲居卷二
十三

敵哉亦察其心神終不欲留擊與侯志在討賊凡討

賊皆侯志也然則後世已實奉能討賊反因之以爲

利而又騰張口說以汗避賊欲討賊者之名豈不

大有愧于侯哉王子刻所告侯者如此春秋大復仇

故云然且以愧夫爲人臣而不知春秋者

青雷集序

吾宗自太丘長而後皆有賢父子後先相繼晉公恕
起于江寧魯公康伯起于豫章宋尤稱盛魯公後居
溧子安世爲奉議族遂大衍今江南祖義門蓋實自
奉議始毘陵一宗最久且芳職方伊庵公舉孝廉第

一成名進士爲一時聞人之冠不幸不獲大用且下世矣文章之士思公之名惟恐公之後未卽張于天地之間則儼然戴公如太丘矣越數年而青雷子復與予輩爲癸未同年生凡獲見青雷之文與交青雷之人者莫不遜避折服以致其敬愛如伊庵公嗟乎吾宗父子相繼之美其在毘陵乎青雷多才博通著古文辭萬餘言嚴律之學退之所謂餘事然已不懈而至于古矣予乃過太丘之苗裔以至有宋之譜系使知青雷父子兄弟之間可以光顯吾宗必人傳陳氏如太丘耳若子遭歷艱難憂傷以老發爲文辭寔無足稱不及青雷遠矣青雷其亦悲予心哉

方直之詩序

龍眠方子密之年十八游吳越間詩名大著吾友朱雲子婆娑漢魏六朝良久一當密之遂有吹學密之嘆雲間陳臥子喜爲閑麗之言倔強儼輩亦自嘆密之爲不可及也最念予復與密之介弟直之遊直之所爲詩畧相上下予竊服方氏兄弟不易得但予見直之有可涕者三予初見直之從兄移家白門會桐城有冠焚之變中丞公定亂于家人方伺其讎而中之密之思中丞公鬚髮爲白予風雨中着屐覓居

石雲居

卷一

十四

石雲居

卷一

十五

停俾密之匿太學程士章所直之隨王母匿吳太學所予時視密之直之直家弟也越五年予又見直之從中丞公居湖上中丞撫楚中武林相國之忌功高爲罪謫戍於越密之時已爲名進士然直之脅中時有荷戈之慨方娛侍中丞而予適至則直之遂子婿次兒結婚好也閱五年江南降帆出予歸治喪又見直之于白門予避賊而南避仇而北一身行萬里如江湖莫知所届自顧形影達絕生理直之適擔簷躡蹠而至言及中丞公麻衣草履守太夫人喪密之微服遠游輒泣下沾裳矣嗟乎予與直之周旋久多不復記憶此乃記其大者凡予與直之相見皆有患難生死歟之感又有國家有亡之事曾幾何時渺然隔世而予亦將老矣讀直之詩其可以觀人可以觀世也夫

送李充陳公巡撫淮揚序

夫人之所就于終身者至難知也予謂視其所與觀其所交此古今相士而得其天機之說也古詩人稱美吉甫車馬鐘鼓炳炳煌煌功成飲至炮鰲膾鯉平時將率皆不能與獨有孝友張仲當左席列上賓而後世有能畫者細及堂階酒饌盃擎之事疑張公憲

若天神然吉甫張仲固交相與以有成也今中丞去亢陳公有吉甫之賢而予亦樂進吉甫之詩則以公能交我友張爾公云爾公事父孝與弟友推其孝友之德以及于游從朋好之輩常有天下共號爲君公厨顧聚黨立幟遇爾公則謗言其所爲一時諸名公弟子稍稍出爾公門下動有師法與把持標榜絕不相類予嘗以漢之徐孺子黃叔度歸吾爾公天下不疑予言乃公所與友且爲其子之師者爾公也公豈可易及哉公勤兵事當賊數戰輒勝旣當

新朝龍興則悉甲以降爲他人倡

朝廷美其功授

石雲居
卷一
十六
以節鉞俾視江淮之間將藉以息枹鼓馴萑苻屹爲南北公侯干城而予謂此非公難事也于公之友張子爾公知之公友爾公則能訓有司如爾公者而薦之其或有不如爾公者則教訓而督責之棘軖之士用其怒不用其暴湯火之民不畏賊亦不畏兵若是頌以吉甫何疑之有予爲公頌得孝友之友使天下知予重公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彭疇五文序

予游武昌得黃鶴儻人之樓觀長江之渺渺帆檣鱗集上下皆間行春樹芳草間詢求山川舊蹟往往得

奇字古篆爲風雨苔蘚之所不能蝕翦則又慨然以思千餘年登陟諷覽不知幾何氏至今稱崔李不衰豈非地以人重耶今孝感彭子疇五若木燃石竹林賢者束橐渡江居停于此儼然爲江山主人予數過三子三子乃出其所著于篇者俾予序而張之豈非予所謂人能重地者耶三子數告予錢塘之游遇翁一轍先生讀其文而好之今先生旣殉濟南難矣先生之門人賓客又嘗謂先生手一編以益其徒者予制葬也其事與彭子同其情與彭子同則又相向于邑人聚之感不能禁涕之沾襟也嗟乎人之相知誰

石雲居
卷二
十七
定吾文昔人以此難其人矣今彭子迺一遇于寇環道路烽火鉦鼓怦怦不絕之時而又皆思相知定文者良不易得則予能忘情于彭子哉彭子曰子猶可定吾文者予非皇甫士安何足爲太冲重抑使楚游之士采芳佩蘭遇彭子如崔李之徒反以文章益我蒙而去也

高太常從祀序

君子之能致人之情也豈不甚難矣哉仕者承簡書儻然居上能使人歷階前而譽盛德居天下隆重烜赫之名而君子以爲無與乎我之事也在位則與去

位則不與人之情也仕者既能自振拔于源俗之中無苞苴鄙瑣之行爲士林所譏射一時羣奉于俎豆之列矣而君子亦以爲未盡乎道也去位則德之久則忘之亦人之情也若夫居位而有來庶之恩去位而有借冠之感始則如赤子離父母之側久則如後世懷高曾之武亦君子之所自爲者耳君子不以勢位動人而必能致人之情君子不以一時盡分爲幸而必久而致人之情此三代之所以可復大道之所以可行而君子之樂盡其道者蓋善致乎人之情者也予讀安陽之祠太常高公也安陽之情則致于公矣而公之致安陽之情豈可易及也乎公在安陽安陽曰此予父母也枯者以澤瘠者以肥汙約者以安全并燕者以戢歛天下知有安陽之政者公也公去位則仰而思曰此予父母也澤者誰爲澤之肥者誰爲肥之安全戢歛者誰爲安全戢歛之天下不易如安陽之政者公也閱數十年又仰而思曰此予父母也澤者肥者安全戢歛者更世變矣長子孫矣公未嘗一日去安陽也天下知安陽之不忘公者亦公也公能致人之情者如此朱邑治桐鄉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若桐鄉民召信臣治南陽吏民親愛立祠祀

石雲居文集

卷一
十八
石雲居
于公之意云

送謝寤雲都督還山陰序

陳子曰進退得失之間豈不係夫學問之道哉進者得者時爲之也君子之道亦有以致之也而揚揚然竊以爲頤指氣使之甚而假陸沉淟阿之行以固其位而索其藏則喜心見于顏面矣退者失者時爲之也君子之道當有以安之也一旦蹇產濩落則戚戚然若家人有交謫之情游從有棄予之嘆視人之有名位而相與繢繕留連者皆無可以歡其心而平其氣其或托于恣睢猖狂醉歌恒舞以發其叱傺無

之公之治不讓朱邑召信臣而安陽又遜桐鄉南陽乎雖然公列御史臺晉秩容臺歸來丘樹其盡道皆

安陽若也若公者豈可及乎哉予兄給諫雲韓向予

稱公爲一代偉人薦之于朝而予友孫二如先生當

世老成人又向予稱公旣下世後人愛慕不衰予常

以不獲見公輩爲恨會公子侍御君督學南省試旣

竣則授予安陽祠事公而見諸文檄者余讀之而嘆

曰侍御君可謂孝矣侍御善致諸士之情與公正同

其將以表世德爲天下訓乎余與侍御君爲同好之

友而又習聞雲韓二如之言輒執筆序之以見仰止

于公之意云

石雲居

卷一
九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四

聊之思而不知古人閉戶自咎周身之防何如其至

尤君子之所不取也舍人爲晏子御而有自得之色
其妻鄙之楊惲家居治生產而有南山落箕之歌其
友孫會宗戒之今之可鄙可戒者予未敢言也每翹
然以思君子能去其鄙與戒而齊之以懼懼夫進與
得之不合于道也尤懼夫退與失之足以累道也乃
見之謝公寤雲矣公以高才淹通舉武科第一人歷
仕幕府輕裘緩帶讀書誦詩寒儉如故予見公歸輒
嘆當吾世而獲見元紫芝真可以無生平之恨然公
嘗任招撫桂林諸郡撰行李戒時日子身往返數千
石雲居

里將率未敢以饋遺及公公之懼心見于此矣公適
以官橐之誤司馬議落職還里公恬然來揖予曰將
歸于稽山之廬矣然竊見公色愈莊氣愈和不爲小
夫窮日之力公之懼心又見于此矣嗟乎公所謂齊
之以懼而大異于鄙且戒者乎公行矣公携詩百篇
其有寓意于鄙與戒者如美人夫君之不淫于情也
香草芳蘭之不憇于君也如曾氏之窮餓而出金石
之歌也予又悄然以思公得于學問之道非特其少
無宦情如醉鄉之徒有托而逃也予固公友也其于
鄙且戒者相去之遠又疾公他日賦予之懼心矣

送梅公李司馬序

少司馬李梅公先生旣解職留長安旬月而後治行
行之日友人某惜先生之去而又重其能盡道也乃
贈之以言曰先生不可以去而去者命也先生可以
去而不卽去者道也先生之爲司馬也朝廷知其
才同輩服其誠入有寅恭老成之蹇蹇退有委蛇歛
食之衍衍忽以謝競軍牒之誤遂致司馬歸洛矣君
子于此將以爲朝廷棄之耶抑所以息老致逸耶
故曰命也先生罷樞府之柄閨宅恩過始而慄然天
顏咫尺也旣而怡然眷眷然耻爲窮日之力也君子
石雲居

于此以爲大臣去國志在君父而不忍恝也故曰道
也予于先生惜以命而重以道則私願先生復致通
顯終留闕下然後命詘而道伸而或有進予者曰是
豈足以方先生哉有印而纍纍者綏而若若者富貴
顯榮若將終身而至于成理萬物之事如盲無以與
于觀聾無以與于聽道不在則然若夫解組遺榮困
窮汙約處世所不堪之遇而至于息虛曠之宅解鳩
毒之溺如魚游于水鳥戾于空何其優優而自得也
道在則然也先生在位則盡在位之道去位則盡去
位之道先生去國而知朝廷之愛臣子先生遲遲